西蜀

XISHU ▶ XISHU ▶ XISHU ▶

★主管：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
★主办：绵阳市报刊传媒研究会★

名誉总编　吴因易　总编　文然　副总编　海凡　执行副总编　良草

准印号:绵新出内第 368 号 ●2014 年 1 月 10 日●第 16 辑

认识一座高山

——献给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

■海凡

认识一座高山
其实等于认识自己
大凡每个真正的人
都说这辈子挺艰难
怎么也认识不了自己

认识一座高山
需要站在更高的位置
还需要具有特殊勇气
不然的话
我们最好休言认识

认识一座高山
除了带足给养外
其中最最重要的是
勿忘带上一双真的眼睛
还有 12 月 26 日
那道记忆

认识一座高山
我们真的需要歌唱
既然高山已经存在
我们唯一有效的选择
是对高山的由衷敬仰

认识一座高山
其实等于认识我们自己
只有认识自己的人
才会明白做人的真谛
才会不断走出新的山体

乌　镇

■张景川

离乌镇很远
也能听到水声
大雪覆盖了噪音
月亮挂在深夜的最高枝杈
耳朵更能听见
1300 年的桨声
甚至鱼的游动

有时　远是进入的捷径
我常常打开虚掩的梦
进进出出那一滴露珠
时光风干不了它
我相信它是水的化石

也许　它是一条粗壮的根
水的根
在江南越扎越深
那水的中央
是春天葱绿的芯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组诗节选）

■良草

初秋的晌午

把初秋的一个晌午搁在门外
把自己搁在诗句中穿行，时间的节奏
在树叶与树叶之间平稳得如我的内心
如一池清水的水面，泛着层层涟漪

微风中，辽阔的阳光温暖着大地
也温暖着人类对一个季节的感知
这时，我听到门外的鸟声
清脆而嘹亮，这时
我在屋内，在诗句中守候
与鸟声一样的文字

这时，门外古老而熟悉的土地
携刻着我爱情般的崇敬
和一生一世至高无上的光荣
因为我懂得，在这样一个季节里
人类的心情饱满得如一颗颗粮食
如门外，那清脆而嘹亮的鸟声

这时，我最容易想起我的母亲
想起母亲在稻田里，用一把镰刀
和一生的汗水与心血
把农人在田地里的姿势，雕塑得
栩栩如生，也把生活的日子
打理得有滋有味

一个初秋的晌午，我很安静
听着清脆而嘹亮的鸟声
心情与诗句一起，沉没在生动的想象里
想象门外阳光灿烂的天空，千百年来
以一缕炊烟的意境，诠释着一种本质
以一滴雨水的方式，在我生命的体内
化着了一腔汩汩的热血

一个初秋的晌午，我守候在诗句里
鸟声一样的文字，在我骨头
与肌肉的高山丛林，回荡着另一个声音
另一个经久不息的声音
另一个顶天立地的声音，与门外
清脆而嘹亮的鸟声相互辉映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

打捆一个夏天的记忆，乘着
一架时间的马车，在草叶与树木
对秋风无法拒绝的爱情里
放怀一种美好的想象，与头顶的白云
一起，生活在秋天的内心
是那样的从容，与淡定

不需要慰藉，很远的地方
已弥漫着我生命的呼吸，一片草地
精神得有些让我把持不稳
我会以接近的方式，接近
一些陌生与复杂的流水，接近
一些熟悉与简单的事情
哪怕是一些虚晃的影子，也会
让我充满一生的感激

我曾陌生过自己，也曾无法说出
对秋天有着怎样的熟悉
但我从来都没有放弃热爱的心灵
像大地上的高山与巨石
从来都没有放弃用一种沉重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一生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我看到
一些水分，就存在于一枚水果的体内
许多背景，比如过程的背景
是很难求证，但我相信
树的枝头风声很紧
有路的地方就有方向和光明
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水分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我知道
父亲眼里，一株水稻
分蘖、抽穗、扬花的历程
就是一种人生，也就是我的人生
迎着秋天暖和的阳光，我会
沿着走出自己的田野
走回到另一株水稻的面前
把自己全部打开

这是一个完美的季节
什么也不解释
与一只鸟啼，诗歌一样
潜入一片森林
潜入我快要燃烧的血液，把河流
想象成大地的意志和决心
把生活，想象成
与诗歌一样的美好与深刻
与秋风站在一起，平安与吉祥地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
以热爱土地的方式热爱自己

飘在半空里的一场雪（外二章）

■王德宝

这个冬天，我在你的天空下久久盘旋，就是为了等待一场雪。

没有雪的日子，飞翔是我必须采取的姿势。我不想被躲在树后面的目光瞄准，突然坠落在别人的屋顶，然后看自己的鲜血，将已经捂热的愿望，慢慢湮灭……

我不停地扇动翅膀，就是为了你给我展开的那个日子！你说过，你会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带我去深山老林，造访你的宫殿，和那宫殿里的主人……

冬天已经到来很久了，却迟迟没有人告诉我，你和那场酝酿已久的雪花，到底走到了哪里……

我已经记不起飞来的路上有没有人跟随。很多时候，我都只关注自己，并为那一个又一个破碎的日子感叹不已。

有人说，雪花就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影子。很多风都追逐过，但它们最后都选择了放弃。雪花飘飘，晶莹圣洁，却没有人看见过她们和谁建立过长久的联系。

你不知道，当这些话语飘过的时候，我仰望的眼神是多么迷离！

疲惫让我选择了一支指向天空的树枝。

顺着树枝的指引，我发现那些飘飘洒洒的雪花，就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已经纸钱一样，落满了我的后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空举办的一场葬礼。

我参加了，却始终没有弄清楚，这是一场欢乐的盛宴还是一次凄凉的葬礼。如果是葬礼，我真的想知道，你准备埋葬的，到底是谁……

末路

1

文字可以成就一个人，让其名声大振；也可以悄悄潜入一个人的内心，将其摧毁。

文字不讲操守，谁都可以把玩和摆布，如倚门待客的娼妓。

2

会使用的文字多了，文字还会绞成一根绳，套走你刚刚萌发的某种心情。

走在文字上面，你常会胆战心惊。怕跌进那些观望的目光，怕跌进那些含义不明的哄笑，怕在文字的沼泽地里发出人生的最后一声呐喊，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个求救姿势。

3

文字像浮萍，在脚下延伸。

如果上岸就是墓地，那也可能是用自己熟悉的某些文字垒起来的。

4

捣烂一颗文字，你看不到它坚实的核心。只看到上面附着的血丝，那是已经干涸的血泪。

无法避免的疼痛，一阵一阵地钻心。

在每一个到来的日子，你都无法阻止这些嗜血的蝙蝠，成群飞来。无法阻止它们尖利的牙齿和吸管，深入你的血液和灵魂。

面对侵袭，你可能会握起另外一些文字作武器。这时你就会发现，原以为强大的文字，面对进攻和伤害，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夜　遇

看到凡·高的时候，我正斜靠在床头，而凡·高就站在从巴黎吹来的风里，手里拎着一大摞写给自己兄弟提奥的书信……

凡·高健在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写给自家兄弟的这些文字，会被各种语言翻译；更不会想到，这些文字会在 100 多年后的一个雨夜里，被一个不知道怎么打发自己的无聊之人，在富乐山下慢慢翻阅。

当时还没有伟大起来的凡·高，就生活在这些文字描述的境遇里。

透过这些土坷拉一样朴素的文字，我看到的不是一位艺术大师。我看到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者，在怎样孜孜不倦而又忍辱负重地过着艰难的日子，目的却只是找一个地方把自己的绘画梦想进行到底。

巴黎之大，凡·高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搁置画板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工作，衣食住行都只能靠自己的兄弟提奥接济。尽管画了很多画，却没有得到一个人的赏识，更没有卖出一幅。没有收入来源，凡·高也就不能随心所欲。靠嗟来之食养活自己的凡·高，当然更不可能讨上老婆，维持一个家庭。连自己正常的生理需要，他也只能到下等的红灯区里去解决。生存的压力让这个精神世界的漫游者看不到走向未来的路在哪里，也无法找到自己渴望的那片辽阔海滩和金灿灿的麦地。

碰到同样可怜的人，凡·高也有自己的同情心，可他却没有资格和条件去释放和宣泄自己的同情。当凡·高进入精神病院后终于得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恬适和安静的时候，我也为他松了一口气。

但是，就是在精神病院，他也无法多呆，因为那里的消费也必须支付成本。凡·高无处可去。这个善良的人没有欺侮别人的能力，他只有拿自己出气。他割掉了自己的右耳，尽管这差点要了他的命。37 岁的时候，凡·高来到自己熟悉和喜欢的那片麦地，举起手枪，毫不犹豫地朝自己扣动了扳机。

一个叫凡·高的荷兰艺术大师，就这样消失在现实的穷途末路里。

我在锥心的疼痛里将书里的插图看了又看。插图都是凡·高的绘画作品，尽管生后被人们公认为旷世杰作，在生前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青睐和赏识。

我在反复的翻阅里看到了一颗孤独而又躁动的灵魂，在他涂抹的色彩里奔腾不息。如果说凡·高用生命去追求的就是那些画的话，那么，凡·高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生活就是那些禁锢他的画框。画框禁锢了一个凡人的世俗生活，却激活了一个狂躁而又孤傲的灵魂。

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倒下了，一颗孤傲的灵魂却倔强地站了起来。

我合上书，无力地闭上眼睛。窗外的夜雨里，似乎有人正迈开惊惶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近我的梦境……

幸运的博尔赫斯

■王忠明

阿根廷诗人、作家和阅读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幸运的人，这是我最近阅读博尔赫斯的最大感受。

最早知道博尔赫斯，是在 10 多年前，我和诗人白鹤林在绵阳莱德广告公司做同事，没事的时候，他总在我面前念叨博尔赫斯，说博尔赫斯的诗歌如何好，如何优秀，如何伟大。我便零零星星地找来几首博尔赫斯的诗歌阅读，也许是翻译者的水平问题，也许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已经不在诗歌之上了。总之，读过之后，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我记得，诗人白鹤林还跟我说，他打算用他珍藏的博尔赫斯文集来交换我的惠特曼诗集《草叶集》，但可惜我没跟他交换，错过了收藏和系统阅读博尔赫斯的机会。

后来，我在网上开书店，无意中发现早年出版的《博尔赫斯文集》价格飞涨，成了图书收藏中的香饽饽。而我收藏的博尔赫斯文集却残缺不全。

今年国庆节，我在住处集中阅读了自己收藏的博尔赫斯几本书和一些关于博尔赫斯的书。由于没有《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就阅读了《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卷》、《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和《博尔赫斯七席谈》，接着读了冉云飞的《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随后，还在网上读了西川、王央乐、赵振江、飞白等人翻译的博尔赫斯的诗歌。

通过集中阅读，我终于感到博尔赫斯诗歌的优美和意味的无穷。

作为生长在地球另一半的南美诗人博尔赫斯，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文化底蕴没有拉开我们彼此的距离，他的诗歌不断地打动和震颤着我的内心。

正如诗人西川在《重读博尔赫斯诗歌》写道：

这精确的陈述出自全部混乱的过去
这纯净的力量，像水笼头滴水的节奏
注释出历史的缺失
我因触及星光而将黑夜留给大地
黑夜舔着大地的裂纹：那分岔的记忆
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无疑是幸运的。

1899 年 8 月 24 日，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土库曼大街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有一个热爱文艺的母亲和一个精通英语的祖母。

因为他有一个优异的家庭环境，幸运的博尔赫斯受家庭熏陶，自幼热爱读书写作，精通几门语言，10 岁时就在《民族报》上发表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的译文。1923 年，24 岁的博尔赫斯自费出版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有些人翻译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

因为写作，让博尔赫斯更喜欢阅读。作为阅读家的博尔赫斯，无疑也是幸运的。

1937 年，38 岁的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谋得一助理职位，可以让他博览群书，心无旁骛。

在阅读的间隙写作。1941 年，博尔赫斯写出他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让博尔赫斯在阿根廷一举成名。

虽然《小径分岔的花园》获得阿根廷国内大多数作家的好评，却在次年的阿根廷全国文学奖评选中落选。博尔赫斯的落选，引起阿根廷文学界一片抗议之声。1945 年阿根廷作家协会为了“伸张正义”，授予他的短篇小说集《虚构集》特设的荣誉大奖。

1946 年，博尔赫斯因在反庇隆法西斯主义的声明上签字，这年 8 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厅正式通知博尔赫斯，他的职务将由市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提升为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鸡兔稽查员”。博尔赫斯愤而辞职，顺即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在最后一段他愤怒地写道：

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做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是反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作用的。他一再申明，文学就是文学，小说就是小说，他的小说就是要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愉悦。

幸运的是，作为反对者的博尔赫斯没有遭到手枪的射击，也没被割断喉管押上刑场，没有被剃成“鬼头”，关进“牛棚”，也没在古拉格群岛上服苦役。也许因为拉美的独裁者与东方的独裁者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幸运的博尔赫斯遇到的是可爱的独裁者。

周树山发表在文艺报的《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一文中这样写道：

>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庇隆致意：可爱的独裁者，你为什么这么宽容呢？难道这也叫独裁？这也叫迫害？让我们再说一遍，这是 1946 年以后的事。在同一年，或许就在同一个日子，在中国，与博尔赫斯同时，有一个学者和作家也在讲演，他叫闻一多。他刚刚走出讲演厅时，一颗子弹就把他干掉了。
>
> 此后十年，庇隆在那个国家掌权，博尔赫斯在演讲厅和他的文学迷宫间跑来跑去。他不但挣了好多钱，而且声名大震，陡然变成了那个国家反极权主义的向征，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族的良心。博尔赫斯得到知识界的声援，1950 年他被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
>
> 1955 年庇隆政府倒台，新政府特别任命他为国立图书馆馆长。但此时，博尔赫斯已经完全失明。他在《阿莱夫》中出版的自传里写到：“上帝赐给 80 万册图书，同时也使我失去光明，这真实妙不可言的嘲弄。”
>
> 但幸运的是，失明后的博尔赫斯，有爱他的母亲和美丽的秘书轮流为他朗读和记录。博尔赫斯通过口述，秘书记录整理，又出版了很多书。
>
> 美丽善良的日本裔姑娘玛丽亚·玉儿，在她 12 岁认识博尔赫斯后，就一直成为博尔赫斯的粉丝，长大后，一直做博尔赫斯的秘书 20 余年，成为博尔赫斯最美的月亮和明镜。激发了老诗人的无限激情，博尔赫斯在诗歌《月亮——给玛丽亚·儿玉》中写到：

那片黄金中有如许的孤独。
众多的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亚当
望见的月亮。在漫长的岁月里
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
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

有情人终成眷属。1986 年 4 月 22 日，幸运的博尔赫斯在巴拉圭迎娶了玛丽亚·玉儿，两人相差 40 余岁。50 余天后的 6 月 14 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享年 87 岁。与此同时，随着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的脱颖而出，博尔赫斯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坛的重视，影响力和声望与日俱增。

最后，我不惜版面抄下博尔赫斯的诗歌《我的一生》作为此文结尾：

我已渡过了海洋。
我已经认识了许多土地　我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　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
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
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
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
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也再见不到再做不出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
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

（于成都聚知斋书店）

去拉萨感受王的爱与哀愁

■田明霞

今年夏天，四川绵阳开通了至西藏拉萨的航线，乘坐这条新航线的航班，我走进了令人向望的拉萨：在那纯洁的蓝天白云下，拉萨有拜不完的佛寺，听不完的故事。那晨钟暮鼓，仿佛在唱着一首首古老单纯却缠绵悱恻的情歌。歌声让思念开满格桑花，幻化成游客心中圣洁的冰峰。

抵达拉萨后，第一站便是布达拉宫。眼前的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迭，殿宇嵯峨，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如一幅优美的巨画。和众多游客、朝圣者一起置身其内，只觉藏香扑鼻，多达 2500 多平方米的彩色壁画让人目不暇接，而那些分部合筑、层层套接的建筑，则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迷人的风韵。

相传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特地在拉萨海拔 3700 多米的红山之上修建了一个九层楼宫殿，取名为布达拉宫。但布达拉宫后来毁于雷电、战火。经过十七世纪的几次扩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主楼 13 层，高 117 米，占地 36 多万平方米。1994 年，布达拉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下一站是小昭寺。路上，只见许多手持转经筒的藏族老阿妈，一路行走一路磕头。还有些从遥远康巴藏族聚居区来的年轻美貌的藏族女子，身着华丽精美的藏服，只为完成最隆重的朝拜。她们磕几个头就走，向着下一处圣迹朝拜。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我决定去大昭寺广场看晨曦。清晨的拉萨质朴得像幅水墨画：黛青色的群山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沉睡着。等太阳钻出云层，沐浴着阳光的拉萨城就变成了一幅华丽的油画。此时，虔诚的藏族群众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诵着经，摇着经筒走出来，汇成一道人流。那低缓的诵经声，如天籁般使人沉静。

松赞干布非常喜爱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拉萨城里的许多名胜，都同王与公主的爱有关。当时，唐朝佛教盛行，文成公主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藏，她让山羊背土填塘，建成了大昭寺、小昭寺。文成公主还对拉萨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地名沿用至今。

大昭寺门前广场上磕长头的人很多，相对于僧人的心无旁骛，老阿妈们更愿意把这里当成一个社交场所，磕头之余，坐在那边低语。看着她们喜悦的神色，我就想，为什么藏族是快乐的民族，或许是信仰让他们平静喜悦。

到夜幕笼罩时，拉萨城的空气特别清新。头顶着似乎伸手可摘的满天繁星，我流连在拉萨八廓街上。如今，这条街已是一条繁荣的藏族特色商品购物街，倒是这街上的那一家独特的藏族餐馆里，处处流露着诗意。传说著名诗人、藏传佛教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是这里的常客，并在此间写下了不少诗作。

仓央嘉措写了很多深情缠绵的情歌，他的《情歌》诗集，优美质朴、动人心弦，在民间广为流传。藏餐馆里藏香缕缕，墙上贴着仓央嘉措的名作：“在那东方高高的山尖，每当升起那明月皎颜，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就冉冉浮现在我心田。”耳畔传来以仓央嘉措诗歌为词的流行歌曲：“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我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店里一摞摞藏纸制作的留言本，记载着游客的心情：“到了神奇浪漫的西藏后，我才感到，做一个平凡又不以平凡为耻的人，挺好。”“到西藏，就是想要在简单衣食后，慢悠悠地转山转水转佛寺，去掉心里的焦虑和贪婪……”

拉萨，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具特色、最富魅力的城市之一，其 1300 年的历史留下的文化遗迹以及宗教氛围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文坛讯息

王开平诗集《寄回风中的牵挂》出版发行

绵阳晚报（记者张登军）记者从市文联获悉，我市盐亭县诗人王开平诗集《寄回风中的牵挂》，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寄回风中的牵挂》由当代著名诗人叶延滨作序，诗集共分四卷，作品构思精巧、意象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探索和追求。据了解，这也是王开平继二十年前出版《独语在第三自然界》之后的又一本诗集。

附录

王开平，四川盐亭人，国家注册口腔执业医师。诗歌作品散见于《星星》《诗歌月刊》《绿风》《诗潮》等纯文学刊物。作品入选《中国诗歌二十一世纪十年精品选编》《中国 2011 年度诗歌选》等多种选本，曾获《星星》第三届诗歌大赛三等奖。已出版诗集《独语在第三自然界》。

卜舒诗集《唱给西蜀的歌》公开出版发行

近日，由四川省作协会员、绵阳市作家协会散文（儿童）专委会委员，无花果文学社副社长卜舒创作的诗集《唱给西蜀的歌》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诗集由海凡先生作序，对乡村作了唯美的清唱，也集中对重大人事篇页进行吟诵，是卜舒继 2012 年推出《卜舒小说散文集》之后的又一力作。

据悉，作者从事业余文学创作近 20 年，累计创作文学作品 1000 余件，先后有 300 余件在《青年作家》《剑南文学》《新文学》《左诗苑》《咸宁文学》《绵阳日报》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

（绵阳市实验中学 2016 级 14 班　蒲佳锐　蒲佳瑶供稿　本报整理）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